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七十四回 希真智鬥孫推官 麗卿痛打高衙內

話說第二日早上，孫高問孫靜道：「哥哥夜來怎知那陳希真是詐？」孫靜道：「這事不難知。你想那陳希真平日最精細，諸般讓人，卻自己踏著穩步，裡面深有心計，外面卻看不出。沉靜寡言，不妄交人，高太尉那般要抬舉他，他尚支吾推托。有人稱他是高俅至交，他反有羞慚之色。今日豈肯把親生女兒許配他的兒子，況又是三頭大。聞知他那女兒絕標緻，又有些武藝，你們又親見來。他愛同珍寶，多少官宦子弟，正正氣氣地要同他對親，兀自不允。那高衙內浮蕩浪子，綽號花花太歲，那個不識得。倒是他去，一說就肯？就算陳希真愛慕高俅的權勢富貴，早為何不攀親？何至廝打一場之後，越加親熱？這明是懼怕高俅生事害他，卻佯應許著，暗作遁計。卻又勒指高俅這樣那樣，以防他疑心。一件他卻沒見識，既然如此，早就該走了，不知何故尚挨著。」孫高聽罷，如夢方覺，道：「哥哥，你用甚計止住他？」孫靜道：「你放心，我自自有計，包你不淘氣，教那廝走不脫。」兄弟兩個梳洗畢，吃過飲食，齊到太尉府裡。見了高俅，先把那起公事繳消了。高俅慰勞畢。少頃，衙內進來，也相見了，同坐。孫靜道：「世兄恭喜，又定了一位娘子。」高俅道：「便是，費了令弟的心，還未曾講。下月初十日，還要煩推官照應。」孫靜道：「不是晚生多管，這事正要稟明太尉，那陳希真這頭親事，恐怕不穩。」高俅、衙內齊問道：「推官，怎見得不穩？」孫靜道：「昨日聽見舍弟這般說，猜將來，他未必情願。」高俅道：「我與他聯姻，又不辱沒了他，為何不情願？」孫靜道：「便是太尉不辱沒他，那廝卻甚不中抬舉。他那女兒，不知要養著怎地，東說不從，西說不就。今日太尉去一說就肯，他非貪太尉富貴，實畏太尉的威福，不敢不依。他得空必然逃遁，沒處追尋，須準備著他。晚生雖是胡猜，十有九著。」衙內道：「孫老先生，你也太多心。他若要走，那一日走不得，挨著等甚？多少人扳不著，他卻肯走？」孫靜道：「衙內不要這般托大說。陳希真那廝極刁猾，他豈肯一番廝打之後，便這般撒頭低？他走雖不能定他日期，或者因別事糾纏，卻隨早隨遲也難定。不是孫某誇口說，肯聽吾言，管教他走不脫。」高俅看著衙內道：「何如？我說早知他同你廝打，你還瞞著我，說耳朵自己擦傷，今日破出了。」衙內漲紅了臉道：「實不曾廝打，只不過爭鬧，他女兒推了我一把。」高俅道：「你這廝老婆心切，甘心吃虧，我也不管。今事已如此，推官之言不可不聽，萬一被他溜了韁，卻不是太便宜了他！——你且說，計將安在？」孫高道：「家兄說有條妙計，那怕他插翅騰雲也飛不去。」孫靜道：「依著晚生愚見，最好乘他說要虛明閣，就把與他，勸他把老小移來同住，拚著撥人伏侍他，好來好住的絆著。只得成親後，便放下心。」高俅道：「這計恐行不成，他推托不肯來，不成捉了他來。」孫靜道：「他不來，便是有弊。既不便行，還有一計，請屏左右。」

高俅便將左右叱退，房裡只得四個人。孫靜悄悄地道：「莫如太尉叫人預先遞一張密首的狀子，告他結連梁山泊，將謀不軌等語，把來藏著裡面。他如果真是好意就親，俟完姻後就銷毀了，不使人得知。這幾日卻差心腹，不離他家左右，暗暗防著他。見他如果行裝遠走，必係逃遁，便竟捉來推問，這狀子便是憑據，他有何理說？看他還是願成親，還是願認罪。」衙內聽罷大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高俅道：「須得幾個人出名才好。」孫高道：「晚生做頭。」衙內道：「薛寶、牛信、富吉，都與他寫上。」孫高當時起了稿底。出名的是孫高、薛寶、沒頭蒼蠅牛信、矮腳鬼富吉。——那富吉便是富安的兄弟。——狀子上寫著「密首陳希真私通梁山賊盜，膽敢為內線，謀為不軌」的詞語。孫靜道：「公呈只四人不好看，再加幾個。」又想了四個人上去，共八個原告，當時騰清。

高俅收好，方喚左右過來道：「喚魏景、王耀來。」須臾把那兩個承局喚到面前。這兩個是高俅的體己心腹，那年賺林沖進白虎節堂的，就是他兩個。當時高俅吩咐道：「你二人精細著，到東大街關那巷陳希真家前後左右羅織，私自查察。暗帶幾十個做公的遠遠伏著，但見陳希真父女兩個行裝打扮出門，不問事由，只管擒拿，我有定奪。我再派軍健將弁臨時助你。須要機密，不可打草驚蛇。他若隨常出門，不是行裝，亦切不可造次。只等過了四月初十，方准銷差。那時自有重賞。」二人領諾去了。孫靜對衙內道：「世兄不時到他那裡走走，兼看他的動靜。」衙內道：「我就要去。」

當日人散之後，衙內換了大衣，把個子婿帖兒，帶了僕從，便到希真家來。進得門時，只見許多錫匠、木匠在那廳上打造妝奩。希真背著手在那裡督工，見衙內來，連忙接進。那衙內忙遞過帖兒，撲翻身便拜道：「泰山，小婿參謁。」希真大笑，連忙扶起，讓進裡面。只見後軒又有些裁縫在彼趕做嫁衣，麗卿倩妝著立在桌案邊看，一見衙內來，笑了一聲，飛跑的躲去樓上。衙內叫聲「妹子」，麗卿那裡應他，只顧上去了。希真笑道：「他同你已是夫妻，新娘子應得害羞，你也該迴避。」衙內大笑。希真道：「不知那個興起什麼害羞，難道下月初十就不做人了！」二人大笑，那幾個裁縫也都笑起來。希真叫養娘道：「快與你姐夫看茶來。」

二人坐談一歇，希真道：「賢婿，你前日說要到箭園裡去，今日老漢陪你去看看。」便同衙內起身，轉過那游廊後，到了箭園。只見一帶桃花，爭妍鬥麗，夾著中間一條箭道。左首一條馬路，盡頭蓬廠裡，拴著兩匹頭口。這邊居中三間箭廳。箭廳之前又一座亭子，亭子內有些桌椅。走到廳上，只見正中一方匾額，乃是「觀德堂」三字，兩邊俱掛著名人字畫；靠壁有四口文漆弓箭箱，壁上掛滿箭枝；又有兩座軍器架，上面插著些刀槍戈戟之類；當中一座孔雀屏風，面前擺著一張藤牀，牀上一張矮桌。二人去牀上坐定，望那桃花。衙內道：「這園雖不甚寬，卻恁般長。」希真道：「先曾祖置下這所箭園，甚費經營。亦有人要問我買，我道祖上遺下的，不忍棄他，如今教小女卻用得著他。」猛回頭，只看牀側屏前朱紅漆架上，白森森的插著那枝梨花古定槍，希真道：「這便是你夫人的兵器。」衙內立起，近前看一看，那槍有一丈四五尺長短。衙內一隻手去提，那裡提得動，他便雙手去下載用力一拔，只見那枚槍連架子倒下來。希真慌忙上前扶住，道：「你太魯莽，虧殺老漢在此，不然連人也打壞。」衙內道：「有多少重？」希真道：「重便不大重，連頭尾只得三十六斤。」一面去把那槍架扶好。衙內道：「不過雞子粗細，怎麼有這許多重？」希真道：「這是鐵筋，不比尋常鐵，選了三百餘斤上好鑛鐵，只煉得這點重。又加入足色紋銀在內，剛中有柔。你方才拔他下截，那上稍重，你力小吃他不住，自然壓下來。」衙內道：「這般重，卻怎好使？」希真笑道：「你怕重，你那夫人手裡，卻像拈燈草一般的舞弄。」衙內聽得，雖然歡喜，卻也有些懼怕，暗想：「前日玉仙觀裡，真錯惹了他也。」再細看那槍時，只見太平瓜瓣尖，五指開鋒，頭頸下分作八楞，下連溜金竹節一尺餘長；竹節當中穿著一個古定，也是溜金的，上面鑿著梨花；梨花裡面，露出如意二字。那一面也是一樣的花紋。再下來一個華雲寶蓋，撒著一簇乾紅細纓；底下爛銀也似的槍桿，繞著陽商雲頭；槍桿下一個三楞韋馱腳，也是溜金的。希真道：「這槍本是老夫四十斤重一枝丈八蛇矛改造的，費盡工夫。今重三十六斤，長一丈四尺五寸，小女卻最使用他。」衙內稱贊不已。希真又道：「我這小女舞槍弄劍，走馬射飛，件件省得。只是女工針黹，卻半點不會，腳上鞋子都是現成買來，鈕扣斷，也要養娘動手。將來到府上，還望賢婿矜全則個。」衙內道：「泰山說這般話，小婿那裡怕沒人伏侍他。」二人又說了一回，希真就在箭廳上邀衙內酒飯。

那衙內因不見麗卿，也不耐多坐，就去了。出巷口，正遇著魏景、王耀在那裡。衙內在馬上叫過二人，輕輕吩咐道：「下次我在他家，你等離開些不妨。」二人應了。衙內回去，一路暗付道：「希真這般舉動，那有不肯，卻不是老孫多疑。」見了老子說及此事，高俅道：「我也這般說，他如果不肯，卻為何問我要虛明閣，又要約定那兩件事。但是孫靜的計備而不用也好。」衙內又去了兩次，總不能見麗卿，覺得無趣，也懈了，連日不到那裡。只恨那輪太陽走得慢，巴不得就是四月初十。

卻說那希真自許親之後，進出時常在巷口遇著王魏二人，有時邀希真吃茶，有時迴避著。希真有些疑忌。一日，希真早上自開門出，見那王耀已立在門首張看。一見希真，便問道：「提轄好早？」希真道：「承局有何貴幹？」王耀道：「等個朋友說話，卻不見來。」慢慢的踱出巷去了。希真付道：「這巷裡面又走不通，他尋那個？」下半日，又見那魏景在巷口立著，看見希真便避

開。希真走出巷外，卻不見了。心中愈疑，半晌亦不見他。希真便去茶店內坐下，叫那茶博士泡碗茶來。茶博士笑道：「你老人家今日難得，從不曾到小店來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便是緊鄰在此，照顧你一次。」遂問道：「那兩個承局模樣的，常在這裡吃茶做甚？」茶博士道：「便是不識得，兩個輪流來坐著，兩三日了。開著茶永不肯走，討厭得狠。想不知是那座衙門裡有察訪的案。」希真道：「你聽見他說些什麼？」茶博士道：「不曾聽得。」希真道：「他可問起我麼？」茶博士道：「昨日那個穿紫衫的，他卻問小人，說提轄要出行，到那裡去。小人答他不曉得，他也不問下去了。」

希真暗暗點頭，已是明白，辭了茶博士回家，對麗卿道：「你看那廝們習猾麼！我這等不動聲色，他還如此備防著我。」麗卿道：「恁地時，我到乾陪了小心。我看不如先結果了那廝再走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希真立在廊下，捻著須，想了半歇，尋思道：「高俅必不能料得，不知是那個獻勤，莫不是孫靜那廝歸也？自古道：輔強主弱，終無著落。還不如用這個法門破他。」當時叫蒼頭來：「你把我一個名帖，去殿帥府號房處投下，說我要請衙內來說話。」蒼頭去了。希真對女兒道：「明日二十九，正是都筵圓滿之日，午時送神。這個月小盡，後日初一日，一黑早我同你就要走了。又難得撞著是個出行大吉日，不爭被他作梗，只可用這條計，略愚他一愚。即被他識破，我已走脫矣。」

正說著，蒼頭先回來道：「衙內就來也。」不多時，衙內歡歡喜喜的進來，道：「泰山喚小婿有何見諭？」希真放下臉來道：「那個是你泰山，你是誰的女婿？我的女兒須不臭爛出來，一定要扭與你。」衙內大驚道：「乾爺為何動怒，孩兒有甚衝撞！」希真道：「我好意把女兒許配與你，我須不曾犯罪，你為何叫人監防著我？」那衙內聽見這句，便是雷驚過的鴨兒一般，說道：「那……那……那有此事！」希真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你那兩個承局來盤問我好幾次，問我出門否。我說就要嫁女兒，不往那裡去。兀自不肯信，在我門首窺來窺去。又叫做公的四面打聽我。請問：這是什麼意思？監防我恐我逃走不成？我便不把女兒許與你，我也不犯私逃。我陳希真頂天立地，看著這條命如同兒戲。我不過難得你老子一番抬舉，又愛你的仁德聰明，恐錯過了，不成奪了那個的寵？這事也沒甚氣我不過，你與我既是翁婿，不值便把我如此看待，還說肯養我過老！你不信，叫那兩個來質對。」

衙內慌忙諾諾連聲道：「爹爹息怒，想是下人之故，孩兒去打聽明白，就來回爹爹的話。」連忙出門上馬，出巷又不見那兩個承局。飛奔去見了老子，從直說了。高俅驚道：「怎的走了風？」衙內道：「魏景、王耀去盤問了他，被他得知。」高俅大怒，便叫：「捉這兩個奴才來！」須臾叫到面前。高俅罵道：「你這兩個不了事的狗頭，叫你們去暗防陳希真，那個叫你去盤詰！」魏景道：「不過在茶店裡問了一聲不打緊。」王耀道：「小人只不過在他鄰舍處略打聽些。」高俅大怒道：「攬糠的蠢才，誰叫你打聽！此等機密事，容你在茶店裡亂講。左右，與我背駝起來，每人各抽五十皮鞭，教他醒睡。」眾人請免，二人亦伏地哀求，高俅喝退了兩個。衙內道：「此事怎好？我想已泄漏了，不如意照孫靜的計，竟去捉了來硬做。」高俅道：「胡說！你只不過要他的女兒，他已自肯了，又去冤屈了他，認真尋死覓活，卻不是自己弄壞？如今只有叫薛寶同你去，將這般話蓋飾了。這事都被那孫靜多疑，早不聽他也罷，如今不必教他得知，省得他又來聒噪。」

衙內便喚薛寶同到希真家，謝罪道：「家父實屬不知，那魏景、王耀因誤聽人說，泰山要遠行出外，故來問聲，以便通報，實無他意。」薛寶道：「太尉已將那廝重責了，以戒其造次之罪。太尉還要自己陪罪。」希真道：「這等說，老漢倒錯怪了。只因太尉這等以貴下賤，旁人多看得駭然，只道是老漢扳高，方才盤問得太蹊蹺，不由老漢不動氣。明日到太尉處陪罪，賢婿先與老漢周旋則個。」希真又款待了二人，送出門外。希真道：「賢婿，老漢是這般？仙性兒，幸勿芥蒂。」衙內連說「不敢」，辭別了，口覆高太尉去。

孫高得知此事，那肯隱瞞，便見孫靜道：「那兩個承局不小心，露出馬腳。如今太尉發怒，申飭他兩個，不但去防備他，反聖哥哥多事。」孫靜只是仰面冷笑。孫高道：「哥哥笑甚？」孫靜道：「且等陳希真走了，叫他識得。」

卻說希真送了二人，麗卿迎出來道：「爹爹，這事怎的了？」希真笑道：「好教你放心，明日就成功了。」叫進蒼頭來道：「我有一封銀信，你與我帶去陳留縣王老爺家交付。再與你二十兩銀子盤費。只明日一早，就要與我動身。」蒼頭道：「陳留縣去，何用二十兩盤費？」希真道：「餘多的仍好帶回。」蒼頭領了去。當夜希真仍去祭煉，事畢就睡。一清早起來，打髮蒼頭出門去了，喚那養娘道：「你也好久不曾回家，今日叫你回去看看你的爹娘，住幾日不妨。」那養娘聽得這句話，好似半天裡落下一道赦書，歡天喜地的應了一聲，便去換了件衣服，穿雙新鞋，搽脂抹粉，打扮了，收拾起一個包袱。希真與了他一包物事，道：「這是與你父親的。」養娘接來收了，覺得有些沉重。麗卿又與了他十兩銀子，道：「你去買些東西。」養娘暗想道：「這回回去，姑娘卻為何把這許多銀子與我？」謝了收起。希真便自去叫個馬保兒，牽了匹驢子，先付了工錢，叫他送去。那養娘辭了主人，又對麗卿道：「姑娘，我那盆建蘭，姑娘照應著，時常澆澆水，不可枯乾了。」麗卿暗笑，應了他一聲，卻又看著他悽慘。那養娘跨上驢子去了。麗卿直送他出了大門，望他出了巷去，覺得鼻子一陣酸，怏怏的轉來，一所房子只剩得父女兩個。

希真去安排些早飯，父女二人吃了。希真便去寫了封辭高俅的信，叫女兒把衙內所贈的物件，都取來一處，預備完他。看看午時已到，希真便去靜室內撤了祭煉，又步罡踏鬥誦咒，將神馬送了，方叫麗卿同人靜室來收拾。麗卿看那靜室裡面，只供著一面古銅鏡子，圓可三寸，一盞燈尚點著。希真叫他將香爐、燭台、燈盞、劍、印等物都收過了。自己把那鏡子藏好，又把那書架上的圖書卷帙一切來往信札筆跡盡行燒燬，只存著自己注的《道德經》、《參同契》、《陰符經》、《悟真篇》、《青華秘錄》，及內外丹經，符秘法，一束兒交與麗卿收在包裹裡。自己又去見高俅謝罪，恰好高俅著人來請陪話，便叫麗卿關了門，到高俅府裡說了些克己的話。卻不見衙內，問起，說外面遊戲去了。

希真辭了回家，已是申刻時分。那麗卿便去箭架上挑選了十五枝雕翎狼牙白鏃箭，把來插在箭袋裡；弓箱內取了一張泥金花暖靶寶雕弓，換了一枝新弦，套在弓囊裡；又去把兩匹馬喂好。那棗騮已是將息得還原，週身火炭一般赤，父女二人都騎試過，端的好腳步。希真取了兩副軍官服色，叫女兒也扮做男子，先看一看。麗卿改梳了頭，摘去耳環，脫去了裙衫，裹了網巾，簪一頂束髮紫金冠，穿上那領白綾戰袍，係上一條舊戰裙，戴上大紅鑲金兜兒，腳下套一雙尖頭皮靴。裝束畢，果然一個美貌丈夫。希真看了笑道：「我真有這般兒子，卻不是好！可惜是個假的，好筍鑽出笆外。」麗卿把面鏡子來照，忍不住咯咯的笑，仍復換下了。希真道：「天將晚了，你把乾糧都收拾好。我去安排些飯食。慚愧，那廝今日倒不來。早些安歇，明早五鼓就走，頂城門出去，你醒睡些。」麗卿應了。

正在吃飯，忽聽外面叫門。希真出來接應，只見一個漢子挑著一副大盒擔，問道：「你們這裡是陳希真家麼？」希真道：「正是。」那漢便一直挑進來。希真道：「你們那裡來的？」那漢道：「高衙內同幾位官人，教我挑到這裡來。」希真看那盒擔裡，都是雞鵝魚肉果品酒肴之類，正要再問，只見衙內一個親隨進來，說道：「只顧挑進去。」希真道：「什麼道理，又要衙內送酒席！」親隨道：「衙內從李師師家來，在後面就到。」那漢卸去擔兒，拿著扁擔出來，親隨道：「賞錢明日總付你。」那漢應一聲去了。

少頃，衙內帶著撥火棒、愁太平，又一個親隨，已有三四分醉了，踵踵跌跌的進來。希真道：「怎的只管要賢婿壞鈔！」衙內道：「值什麼，今日特與泰山開葷，休嫌輕微。本要早來，卻吃那李師師兜搭了半日。」希真道：「我們何不都請去箭園裡坐地。」衙內道：「這兩位也正為箭園而來。」希真去關了大門。一千人同去箭園內亭子上坐定，看那亭子，果然起蓋得好，拱門盤頂，文漆到底。兩個沒腦子的見那箭園，喝采不迭。兩個親隨，一個把酒食發去廚下，一個來亭子上伏侍。那薛寶最喜的是烹調肴撰，見沒人動手，便去廚房相幫照應。希真道：「怎好生受？」便連忙自去取杯筷安排。衙內道：「泰山，一個蒼頭那裡去了？」希真道：「便是他妻子病重，昨夜追回去了。又沒個替工，好生不便。」孫高道：「衙內處便撥個人來伏侍極便。」衙內對那親隨道：「你便在此伏侍陳老爺幾日。」希真道：「怎好生受？」卻便講了。

希真去裡面同女兒商量安排明白，卻出來點起燈燭，陪眾人吃酒。酣飲至初更天氣，衙內道：「小婿醉了，省得去備馬，要歇在泰山處。」希真應了。說說談談，已是二更，希真道：「我有一瓶好酒，本留著開葷用，就請三位嚐嚐。」說罷，去裡面取了出來，燙熱了，換了大杯兒，每人面前花花花的斟滿，說道：「請嚐嚐！」三人一飲而盡，都稱贊道：「好酒，真有力氣，多吃看醉倒。」希真道：「這二位尊管辛苦了，也都請用一杯。」使遞過兩杯去。衙內連稱不敢，兩個謝了，也都吃盡。希真重入席坐下。

不多時，希真拍著手叫道：「倒也，倒也！」只見那五個人，口角流涎，東倒西歪的躺下去。希真大笑道：「今番著我道兒！」正要叫女兒來看，只見麗卿拽開箭圍門，提著那口寶劍，奔上亭子來殺高衙內。希真與他撞個滿懷，連忙扯住道：「我兒且慢下手，聽我說。」麗卿道：「說甚？」希真道：「他雖是可惡該殺，念他老子素日待我尚好。他雖要打算你，卻不恁地使歹計坑害人。殺他不打緊，那冤仇太深，高俅必加緊追捕。——我們只走脫了罷休！」麗卿聽了，氣得亂跳道：「爹爹，你卻這般不平心！我那件不曾依你？沒來由，叫我與他做了場乾夫妻。他認真便是你的好女婿？便一點得罪他不得，盡他調戲我，兀的不脹破女兒的肚子！」希真笑道：「我兒，你恁般性急。你不省得，這斷不止一刀一劍的罪，他惡貫滿時，自有冤對懲治他。他那死法好不慘毒，不久便見。你這等結果他，倒便宜那斷。那日你在玉仙觀前要取他的表記，今日正好取，只切不可傷他性命。」麗卿道：「這般說，還略出口氣。」便取下燈台去照著，颯颯的把高衙內兩隻耳朵血淋淋的割下，又把個鼻子也割下來；又看看那兩個道：「這斷也不是好人！」去把孫高、薛寶的耳朵也割下來。又要去割那兩個親隨，希真喝住道：「干他甚事！快去取些金創藥，與他們止了血，恐流得太多，真個死了。」麗卿抹了手，插了寶劍，執了燈台，去取了些刀創藥來與他們敷上。希真道：「我這蒙汗藥多年了，恐力量不足，他們醒得快，索性與你尋些麻繩來捆了這斷。」父女二人便把燈來照看，一齊動手，把那衙內同孫高、薛寶都洗剝了上蓋衣服，連那兩個親隨，都四馬攢蹄，緊緊的捆了。希真又做了五個麻核桃，塞在各人口裡，俱用繩子往腦後箍了，防他吐出。就取那封信，去縛在衙內身上。並衙內送的物件，都帶來放在他身邊。把那五個人，就像擺弄死屍一般。

正播弄著，聽那更樓上正交三更，麗卿道：「爹爹，你聽前面好似有人打門。」希真道：「果然。你不要出來，待我去看。」希真提了燈，走出前面大門內看，只見外面燈火明亮，拍著門大叫：「提轄開門！」希真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外面應道：「太尉府裡差來接衙內的。」希真只得開了門。那人提著燈籠進來，卻是一個太尉府裡的張虞候。當時見了希真，唱個喏道：「提轄，小人奉太尉的鈞旨來尋衙內，何處不尋到，虧得李師師家指引，說在提轄府上。巷口又問了更夫，說他尚不曾去。今有要緊事，務要接他回去。」希真道：「在便在我家，只是吃得爛醉，睡著了，怎好去叫他？」那張虞候道：「醉也說不得，只好叫他起來。因他第二位娘子臨蓐，十分艱難，不得不接他回去。如今卻睡在那裡？小人自去請他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且坐地，我去看看來。」希真慌忙提了燈進來。麗卿正把那些人伏侍停當，提了燈正要出來，遇著希真，把那事說了，又道：「此事若破了，我你性命都休。如今事已至此，你且問在這門後等待。退得他時更好，倘退不得，竟誘他進來，一發做了他再說。」麗卿聽罷，便放了手裡燈，抽出那口帶血的劍來，在黑影裡等著殺人。

希真遂提了燈，到前面見張虞候道：「衙內兀自疲乏，不肯回去，只吩咐道，教請天漢橋錢太醫診視便好。又說明日一早就回。」張虞候道：「他的親隨，著一個出來。」希真道：「只有一個在裡面，兀自伏侍不迭。你不信，同我進去，自己見他去說。」張虞候道：「提轄的話怎敢不信，只是上命差遣。如今只得照提轄這般說，去回話便了。」希真一面提燈照著他，送出來道：「明日早些來接，我也勸他早歸。」送出門外，便關了門進來。麗卿已提著燈出來，道：「爹爹，他雖然去了，還防他再來，我們索性守著。」希真道：「正是。你去把前前後後多點些燈燭，省得手裡提進提出。」

父女二人坐在燈光下，守了兩個更次。聽那更鼓，已是四更五點，不見動靜，希真道：「許久不見動靜，想是不來了。五更將近，我們趁早收拾，預備動身。」麗卿便去提那兩個包袱放在面前，又吃些飲食。父女二人提了包袱到箭亭子上，只見那五個人，一個個都醒來，叫喊不出，掙扎不得。麗卿把燈來照看，只見那衙內睜著眼朝他看。麗卿想到他那平素的可惡，便去弓箱內取出兩枝舊弦，折疊著一把兒捏在手裡，去那衙內的背上、腿上著力鞭打，罵道：「賊畜生，也有今日！你那風話說不說了？」打得那衙內一條青一條紫，血股往褲子外面滲出來，好似啞子吃了黃連，肚裡說不出的那般苦，喉嚨裡只是阿阿阿的叫不響，身子亂動亂擺，那裡強得？可憐從不曾吃過這般利害。麗卿打夠多時，希真笑著勸道：「卿兒，也虧他受用了，饒了他罷！天不早了，我們幹正經事。」麗卿丟了弓弦，又罵了幾句。希真道：「我兒，去裝束了好走。」希真看著衙內笑道：「衙內，你不虧我，此刻好道進鬼門關了，那得在此處受用。你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這事不是我來尋你。你經此番後，父子二人少去作惡，萬一遇著你的冤對，性命難保。此刻我卻放你不得，明日自有人來救你。」

麗卿裝束停當，道：「爹爹，我們備馬去。」希真笑著，也去裝束了，同麗卿把那新買的兩副鞍轡背在馬上，扣搭好了，牽出槽來，拴在亭子柱上。麗卿便把弓箭條好，掛了那口青鏢劍，槍架上取了那枝梨花槍。希真去提了兩個包袱，道：「你帶著弓箭，小的這個把與你，大的我拴了。」麗卿接過來，拴在腰裡。希真拴了那大包袱，便去刀槍架上拔了口樸刀；那口腰刀已是選好，跨在腰裡。麗卿便來解馬，希真道：「且慢，你去取碗淨水來。」麗卿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希真道：「只管取來。」麗卿便舀了一碗，遞與老子。希真取來，念了幾句真言，含那水望空噴去。麗卿道：「此是何意？」希真道：「這便是都籙大法內的噴雲逼霧之訣，少刻便有大霧來也，我同你乘著大霧好走。」放下碗，更鼓已是五更三點。只見天上那顆曉星高高升起，雞聲亂鳴，遠遠的景陽鐘撞動，椽子、窗格都微微的有亮光透進來。希真道：「真不早了，快些去罷，城門就要開也。」父女二人牽著馬往外就走。麗卿回頭看了那箭圍、亭子、廳房，又看了看屋宇，止不住一陣心酸，落下淚來。希真勸道：「不要悲切。天可憐見，太平了，我定弄回這所房子還你。」麗卿哽咽道：「早知如此離鄉背井，那日不去燒香也罷。」希真道：「還追悔他做甚，快走罷。」麗卿拭了淚，隨著他父親出了箭圍，穿出遊廊。只見天已濛濛的起霧，各處燈燭明亮。沒得幾步，忽聽得外面播鼓也似的叫開門，父女二人一齊大驚。這一番打門，有分教：曲折游廊，先試英雄手段；清幽軒子，竟作的頑收場。正是：衝開鐵網逢金鈎，剔亮銀台飛血雨。畢竟不知那個打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